巢經巢文集

巢經巢文集卷第四

遵義　鄭　珍　子尹

樗繭譜自序 丁酉七月

戴君者民也養民者衣食也出衣食者耕織也不耕則饑矣不織則寒矣饑寒亂之本也飽煖治之原也故衣食自古聖人之所盡心也堯命羲和爲此謀天也禹八年於外爲此謀地也舜咨九官十二牧爲此盡利也湯武誅放桀紂爲此去害也周公夜思繼日求善此之法也孔子孟子老於栖皇求善此之柄也無衣食古今無世道也舍衣食聖賢無事功也自井田廢而食之路隘

矣雖名至治無干戈而已矣無災異而已矣豪富者無惡歲也貧苦者無豐年也爲食之路隘也若衣之路則倍於古矣古麻絲葛而已今則中土之克絲也西北之毛也絨也其名不可勝數也而唯富人得是也天下率衣木棉也而十五猶僅蔽前也古之桑麻婦功也皆自爲自衣也餘始通易也雖王后亦親蠶織以供天子冕服也今則男事也非爲衣也以謀食也故古之民上勸之而猶惜其力也今之民不惜其力而惜其無地可施也故雖堯舜亦無法也有可衣食任自爲也今貴州之地十九山也田不足食居人也無吳楚齊秦利也槲繭

先郡守遺以食遵義者也今食者十之八矣有田者且食之矣皆槲也但有山也皆可槲也槲則食矣但蠶也山人之山而亦食矣非一遵義也非一貴州也此譜之所以作也

母教錄自序 庚子八月

公父文伯之母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斯言也天道人事盡之矣夫惟能勞而後能言勞歷觀古賢母如崔元暐家善果諸傳所載世隔千載聲口宛然心柔葼短何非此義固知捧帕而悲今古同焉矣珍母黎孺人實具壼德自幼至老艱險備嘗磨淬旣深事理斯洞珍無我

母將無以至今日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惟身受者乃心知耳而今已矣毋于一生遂此永訣溯念往訓皆與古賢母合符同揆在當時聽慣視常漫不警勵致身爲孔孟之罪人毋之不肖子今日欲再聞半言亦邈不可得矣天乎痛哉爰就苫次纂膌而書到今凡得六十八條仿李昌武杜師益談錄例錄成一卷匪獨備久或遺忘亦以見珍之爲罪人爲不肖者非毋之不善教使然也

送潘明府光泰歸桐城序辛丑閏三月

郡署內來青閣北隙地二十步許卽縣署右垣垣內卽

香雨堂令以時賓讌聽斷於此去年庚子桐城稚青潘公來爲宰余時事郡乘客閣中每夜將半猶聞堂上與民決曲直聲乍溫乍厲如父兄於子弟也或夜夜然或就榻尙然余以此敬公之勤繼余於子午山買田一區作母兆後有林焉一無賴目若吉若主窮弱甚因祖中一冢脅奪其林兩氏遂搆訟議者曰兩氏券皆故無專歸此判意與中分乎及質出券公怒擲無賴者曰是他券易今地以圖人者也衆視地名處果竄籠痕無賴樹領一一服求免罪出衆咸齰舌語是誠鬼神不及知官乃知之余又以此敬公之明余性簡且居艱中去年於

公一二見見必道治遵義當若何我於遵義若何余退而笑斯之間邦人皆今日爲邦君大忌諱况迂疏狂謾若余者焉不防或一言誤公也然以知日夕求善治故如余者亦狠狠若此宜其勤明若此也遵義庶治哉今年二月來謁公乃見卽告曰吾病矣祿何爲者請致文已再上當許我卽今歸閒或漸差獨念老矣無若斯民耳余聞而愕然然道皆是無以沮去志者唯唯退越數日公以送邑塾子於余招就飯辭不獲命乃之香雨堂食器用品物視他所者遠不似而酒數行飯數貳衎衎飽焉返而歎曰潘公非獨勤明已也知治本矣夫今之

仕宦者當未膺任時纍纍然一舉人進士耳一旦得所憑藉乃衣必極四時佳者各數十稱始曰足衣食必調山海之珍錯始曰可食他一切物用視是而其妻子親戚素亦甘蔬而煖布者至是皆哆口不謂然纔入歲居庖湢旬日昜頭奴賤婢便唾盡官氣例以舊日截然兩人而三五相值聚語要無不豔譚某物某味之佳惡而其所譚者又大都非中州五土所產夫如是民焉不病豈能賣田園廬舍而來爲官哉欲惠斯民亦無暇焉耳矣記少時聞言者道蘇貨廣貨相詫極矣十年來乃盛尚洋貨非自洋來者不貴異今日英吉利卽洋貨所由來

者也其於中國何如耶自去年擾職海疆至今大半年積半天下兵力而猶未盡蕩滌是何由致之然哉如公者其足發余感歎欷歔也今公果得請旦夕將去遵義余不敏不敢以不和不成之聲偕邑人士歌頌洽澤惟質言所以敬公者送公歸公歸余亦將釋肩茲闇而去矣

重刻楊園先生全書序　辛丑冬

余成童之年舅氏雪樓黎公令桐鄉歸從受業乃始見楊園先生全集讀而愛之後時舉見聞近古一二錄中言行語同輩率以不見是書爲恨余亦恨僅有手鈔節本

去年任纂緝郡志多借人家舊藏書因獲先生全集莫君友芝同志友也遂謀同節著書俸刻之越二年刻成敬維先生學之醇行之篤可爲法於天下傳於後世前人論已詳矣其全書雷副使序朱教諭重刻本言蜀山草堂初鋟板燬於火流傳者僅初學備忘訓子語二冊其言於都門見祝人齋編緝者未知是鈔是刻亦未知視朱刻增減何如據朱識總目後云未鋟舊刻止詩及近鑑二種知重刻卽蜀山堂本矣而顧裴厓彙刻書目載楊園全集文集十六卷言行見聞錄四卷訓門人語三卷今朱刻文稾僅四卷見聞錄僅二卷答問及門人

所記當卽訓門人語尙少一卷特多問目一種餘皆同或蒃厓所見卽人齋編緝者亦未可知今重刻一據朱本惟每卷删改重梓姓名有確知誤處亦略正之蓋皆不敢自用私心也先生與何商隱書云近思錄之刻惡必人之寶愛但以昔日所見此書之幸與今日求覓此書之難度亦此心爲人心之同然耳珍不敢刻是集竊私淑先生此意至於謂總之斯人之徒不有益於此人必有益於彼人彼此均無益而我心可以無憾則非先生之學之量不敢作此言也以此得過見嗤笑亦非所及計已

古本大學說序 癸卯三月

大學小戴記之第四十二篇也漢河閒獻王后蒼所傳鄭康成所注今稱爲古本在禮記正義中至宋仁宗時特取以賜及第進士大學之單行自此始後明道程子以誠意章有錯簡遂移康誥四條湯盤四條邦畿三條次則近道矣後移瞻彼於戲聽訟三條次節彼南山後伊川程子則移康誥曰至止於信次知之至也後移詩云瞻彼至沒世不忘也下按康誥曰惟命至則失之矣次爲天下僇矣後而以聽訟條次末之有也後此謂知之至也之前謂此謂知本爲衍大學之有改本自是始

朱子因之更考經文別爲序次以作章句是爲今本世之童子啟口即讀之於是漢傳古經變而爲朱子之大學而六七百年學者之心不能泯然亦遂爭新角異而大學日多矣其最著者董文靖本退知止近道二條合聽訟二條爲格致傳宋葉丞相王魯齋明車清臣方正學宋濂溪蔡虛齋王守溪徐師曾劉念臺諸公並昌明其說鄭濟仲至篆書刻本行之幾幾與朱子章句相伯仲以外崔後渠高忠憲李見羅季彭山郁文初諸改本咸自驚獨見闢然一時餘紛紛益不可勝記至王順渠古本刪而改大學之禍極至豐考功僞石經出而轉成

笑柄矣是故王文成李文貞復古之功不可沒也今見鄰水甘秩齋先生家斌大學說其書不別經傳分爲十章移贍彼於戲二條於此謂知之至也後移所謂誠其意至必誠其意於此謂知本後所謂修身以下章次並同朱子又一新異本也詳其說直切明易無穿鑿糾纏之私而文頗繁冗節裁十之五六付其族姪雨施大令刊本成一家之言顧念漢傳古經舊矣如先生之說使仍就古本故次則既不蹈董文靖後諸儒欲復古而反亂古之譏而於文成文貞之書大義復不相乖忤不尤善歟焉得起先生而質之

甘秩齋黜邪集序 癸卯五月

唐宋來闢佛者二傳韓諸子闢其行者也程朱諸子闢其言者也佛之行背倫棄常廣張罪福以貧誘脅禍僅足以亂天下至其言彌近理彌大亂理力足使命世賢豪甘心納身爲夷狄而猶揚揚曰大儒而終身不知則禍且亂學術矣學術正天下亂猶得持正者以治之至學術亦亂而治具目失矣程朱諸子之言佛也抉摘隱微剖析近似使不得絲毫與吾道亂厥功鉅哉顧世之信佛者十而九皆浹肌淪髓於口耳之佛徒爲禍福死生所震嚇耳究於彼氏之粗淺未聞也又烏識其與吾

道判幾希者乎是故傅韓諸子闢佛之文能使讐佛者志益堅氣益壯信佛者口雖强而其色必赧赧然蓋止就其亂天下之易知者闢之故無論智愚皆足以醒天良生感悟功又詎出程朱下哉然而爲程朱更難矣唐之時儒自儒佛自佛僅闢其行卽足壯斯人之尊聽不俟究其言也至宋以後佛假儒爲佛儒尤亡儒以培佛程朱更暇論其行哉亦各因時致力也噫夷言夷行之日增狡譎顧卒不能肆其毒以易中國君父之教而彼氏反就衰者非唐宋諸儒之力歟謂空言果無補歟鄰水甘公家斌性剛介絕俗嘉慶初由詞館歷大理寺卿

老歸教於鄉自集平生涉佛文字名曰黜邪余獲其槀讀之或莊論或詰辯或嘻笑怒駡隨筆暢書件足懲感歎其有傅韓程朱之遺也因刊翦覆種次爲一卷付其族子岱雲大令鋟以傳之嗟夫佛教於今甕極矣然終不能芟絕之者欲人其人廬其居其人其居先無所歸而人之居之者又不能甘也欲火其書而學士大夫又先不能舍也將焉得而芟絕之能使其行不亂周孔之行其言不亂周孔之言斯已善耳余於斯集尤願爲口强色赧者詔也故書於其端

訂溆浦舒氏六世詩槀序　丙午十月

舒鹿門其錙者卽集中紫峰之弟也以秀才持筆硏食於遵義其人魁而修𤼵然而毅幾五十暇且喜讀書仿唐楷入室敎子聲厲聞於外出則由由而不自失歲丁酉余始交之嗣同客郡署以余爲粗有知者呼兒自其家盡負其先世遺藁以來屬現定余曰詩果足重乎哉欲知其人藉以見其聲貟而已爲子孫尤當常常見祖父之聲貟也子如是固宜鹿門乃鈔余楊者屬覆之余曰詩又在多乎哉多而且美善者一代葢不數人此數人亦不出於一家而與並時者或有詩焉或無詩焉有詩愈得以想其人子孫得藉見祖父聲貟以追武其爲

人足矣子如是罔宜因存餘中歷四年矣今秋移居墓下務閒輒箕鐙勘之定爲四卷持復鹿門曰令先世之聲皃盡在此矣其格致雖不同要同具忠孝勤懇之氣是乃所以世有詩存也爲子孫能同具祖父之氣詩之存獨此六世乎哉然又獨詩乎哉因識此事首末亦以見鹿門之爲人也

寶言堂家戒輯聞序　壬子五月

家戒輯聞一書錢塘王氏雲廷初以聞之祖父者撮爲戒五十則揭之宗祠壁閒後又采輯前言往行附各則下使其子弟奉爲法鑒者也其書成於雍正乙卯後十

一年乾隆丙寅始刊行之又後十五年庚寅湄潭洽可鄒公家理訓導鎮甯於州牧湖北劉公岱所見此書乃假歸捐俸重刻即此本也其存版不知何自度予同邑及門張生正鐸家道光己酉生以其版多缺失遂舉以歸經巢余方飢驅顧蠹殘不及未暇整繕也今年夏始克補就唯勿怠廢先祀一則未版搜得舊印都闕遂無從補俟他日訪獲足本完之因記著此刻之始末如此至其書之言五十則者洪纖表裏靡不曲盡讀者以為脩身保家當如是否在即其天良之感發而自得之無俟贅及云

千家詩注序　壬子六月

宋劉後邨千家詩選世弆家聞尚有其書顧未之見也俗閒行者爲詩僅百二十五首作者僅八十八而亦稱千家詩不知鈔自何時何人其所錄率律絕明易無艱棘之作以故城郭邨僻書兒自誦四子以上殆不讀者即婦人女子亦往往都能傳記詩選之在南中蓋未有膾炙如此本者也然其於唐宋名大家裁不及小半當讀之詩更不及百分之一斯已若鄧林一枝丹穴片羽也已而猶然徒口讀之曾不識一古人曉一古事知一託興攄懷之所在雖成誦如流水何益舅氏黎雪樓先

生之言詩神明於古人南中未有或之先者前三十年
既以詩法授珍輩內外兄弟而二三幼者課暇輒拈此
令誦之隨卽校之注之細書四旁以與講說珍亦時耳
於側故得聞所以校注之意甚詳先生謂一代名碩多
不過數十人其道德文章師百世者固宜俎豆奉之卽
但論文章爲世不廢亦後人師也而舉不識其爵里字
謚甚至一啟口輒呼其名後來學問不尙淵源未必非
輕蔑前輩之故得盡罪子弟乎夫有所受之也至子弟
所讀先人爲主不正俗本之誤後將搏以正本爲非若
各大家詩無一字無來歷字句苟一說卽了必繁曲引

證反膠泥其聰明至本事本旨不稱裁前說又無以引其靈悟而鼓舞其幼志使知世間書之當讀者多此其爲童子計思卽是粗選誘之入於高明宏達之途者用意最爲切至珍欲持公之初學久矣去年先生以貳守歸里方手抄是冊授諸孫乃請於先生曰古人致仕老鄉里大夫名父師士名少師而教學焉今先生於鄉父師也論教子弟作詩此注何足盡然譬之欲令泛海當由門前之谿始且天下事卽衆趨者而順導之則易爲功也是注也旣善且稾定盍卽以教鄉子弟先生不我拒也爰與諸內弟勸而刻之而書先生所以校注此選

之意及珍欲公之初學之私如此云

邵亭詩鈔序 壬子九月

段誠之云詩非待序而傳也余謂作者先非待詩以傳杜韓諸公苟無詩其高風峻節照耀百世自若也而復有詩有詩而復莫踰其美非其人之爲耶故竊以爲古人之詩非可學而能也學其詩當自學其人始誠似其人之所學所志則性情抱負才識氣象行事皆其人所語言者獨奚爲而不似卽不似猶似也獨山莫君子偲之爲詩殆近余所云者歟當子偲侍貞定先生來吾郡校官時年才十二已岸然鄙夷俗學爲不足爲甫弱冠

舉於鄉連試春官皆罷遂決意求通會漢宋兩學久之貞定與太孺人先後卒子偲以貧也畢屯夕於郡率諸弟讀書僦宅中歲耤塾脩以相生養麤衣淡齏時時不繼室人每閒壁交謫乃方埋頭蘸朱墨參考互校或拄頰撅管垂目以思如不聞及有捻書籍求售則不問囊有無一錢必不令他適故入其室陳編蠹簡鱗鱗叢叢幾無隙地祕冊之富南中罕有其匹而其讀書謹守大師家法不少越尺寸余每舉形聲訓詁或一二說異許鄭處似之遽雖無以陪詰意顧不善也以予偲為人若此則其制境之耿狷求志之專精用心之謹細非似古

人之苦行力學者歟其形於聲發於言而爲詩卽不學東野后山欲不似之不得也雖然孟於韓陳於蘇猶賴之去纍僅一染耳子偲方强仕學日宏日邃靡底極余惡知今之東野后山者不旋化爲退之子瞻者耶自子偲來吾郡卽兄視余今又姻也交三十年知獨深其詩自道光甲辰以下八年者余爲刪次以存故論所已至者以爲序

播雅自序 癸丑三月

余束髮來喜從人問郡中文獻得遺作輒錄之久乃粗分卷帙名曰遵義詩鈔弆篋衍有年矣屢欲整比鋟行

之無貲且不暇去秋在行省見前輩唐子方方伯方伯
謂鄉里耆舊其行義文采已多無傳賴有此不宜更閣
手刪費屬歸爲之窮冬多暇盡出前鈔重加去取復增
新獲二三十家命兒子知同寫定計自明萬歷辛丑改
流至今二百五十年間凡得二百二十人詩二千三十
八首亥爲二十四卷所登載不必盡工然纖佻惡俗則
鮮矣更曰播雅奉方伯訂正而刻之皆仿元裕之遺意
或因詩存人或因人存詩或因一傳而坿見數人或因
一詩而坿載他文援及他事要据前鈔略備一方掌故
體非選詩必可準繩亦非徵詩必侈人數觀者諒諸一

人之力耳目難周創難爲功苟習匪恤補遺糾謬是所望於後之賢

偃飲軒詩鈔序 癸丑八月

余嘗過桐梓觀大婁山經其東南會盤崔嵬壓地隱天草木煙雲鬱鬱蒼蒼縣數百里莫測所蘊積意其窮深雄闊塞明裂坤他尊五岳之氣必有負瑋抱者或外來或本產出其精芒光焰歌嘯恣肆乎其間然後與茲山相稱乃歷歷數之靑蓮居士龍章鳳姿虓吹六合嘗長流夜郞繼則玉山樵人驚才絕豔亦貶爲滎懿尉居故縣並在今邑界中而兩人顧未至也宋景定間有猶道

明趙炎卯嘗與鴻辟有時譽或曰是邑人也然皆無文章表見竊嘗怪之今閱吾友曉峰趙君詩鈔於余所言與茲山相稱者乃始欣然謂若有可信曉峰生三歲而孤幼隨其祖盟谿刺史官齊魯稍長復遊學吳楚閒習聞雅流議論多披覽藏書又尺寸謹奉節母蘇孺人教故能知身之所以貴倜然迥拔流俗狀短小如不勝衣而雅負氣好奇家雖貧非其人食之不可九試於鄉不得志而視世所津道取富貴者未之與也聞有佳山水及前人遺迹軼事卒足訪于蒐忘乎險遠多有得於前載之外余纂緝郡乘梱梓一邑掌故悉以屬之近數年

復自萃邑人韻語爲耆舊詩略其論記天事地道人物者別次爲桐笙都若干卷滁州文獻幾無遺者道光己酉余於綦桐間之吹角壩得漢建安七年刻石摹挲考訂信知郎王東陽紀勝南平軍下所引古磨崖及姜維碑者而實爲費秀發字原碑目之江州夷邑長盧豐碑爲洞庭以南蜀江以東無上第一古刻宋以來迄今復見實君之啟鏑導我力也事事有功於先民若是讀其詩可以知其人矣嗟乎曉峰少余六歲耳余論年未老而頹情不堪料莫復長進以曉峰日澤以古發爲聲者又必出之極思苦吟即已前所詣已令余不忍去手更

閱數年知余所言與大嫂相稱者乃眞相稱矣德行間學夫甯有止境耶點勘畢書此還之

黎雪樓先生七十壽序 甲寅

某於雪樓先生出也而爲壻自道光之元至今與弟子籍三十四年其親莫我若者三月二十一值先生七十初度始慮宜有以爲壽繼而思先生德義可尊作事可法是日方守程朱遺訓不樂不讌追惟罔極而某猶效俗飾人耳目適以褻道德也是不可然卑幼當鉅慶幸而無以伸敬致情抑又不可稽禮上壽酒爲祝見春秋傳並行不悖庶於道宜故敢躋堂稱觥而抒所以願幸

引年之意夫人之於少壯也內有父兄外有師長苟非大凶狠傲慢其一言話一舉動心常有所戒懼羞媿而不敢肆情縱欲故作匪彝即慆淫者恆少及其四十五十爲之父兄師長者或無矣而已且爲父兄師長於人言雖非匪唯無面爭也且是之行雖非匪唯無面詆也且善之於是戒懼羞媿之心衰而肆情縱欲之罪積某竊嘗躬自驗之當先君先母在時於聖賢所謂學本毫無得也然而口不敢言大悖理之言身不敢行大悖理之行者懼父母之以法責我也苟不責我亦羞父母之怒我以色也迄今兩親俱逝每自歎天則高地則柔鬼

神則茫昧古人則已朽不能復言語藐焉此身若徑縱肆易易耳然猶以先生健存懼其以法責我也苟不責我更羞先生之以有子孫恕我以有仕籍優我以將老奈何我也夫苟令父兄師長不肯以法責之而出於恕之優之奈何之復何顏面立天地之間哉是則某之所戒懼而羞媿者也韓子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某乃下之性待制者也得先生更優游無疾二三十年某亦七八十歲人矣而心常有所嚴畏獲寡罪以終吾身豈非幸哉豈非幸哉爰書以爲壽序

輪輿私箋自序 丁巳八月

余所見言車制者自唐賈氏孔氏及宋林鬳齋元戴仲達以迄 國朝惠天牧士奇江慎修永方靈皋苞戴東原震段懋堂玉裁金輔之榜姚姬傳鼐程易疇瑤田阮芸臺元凡十餘家他箸者未及見然已愈說愈詳矣今年自入閏五少雨熱甚窮居無憀輒取考工經注讀之堅守康成往復尋繹時似得解頗錄記識迄是三職有者用思略盡因彙爲輪輿私箋得常覽之省其當否嗟夫經至今日能者無不名鄭學而鄭義轉幾無一是卽此車制其一端也慎修先生云鄭注之精微賈氏猶不

能盡通後人可輕破乎是眞能讀鄭注者然吾不得及斯人而持正之矣

說文逸字敘目 戊午正月

卷上 禋 禰 旚 禮 祽 瑻 僕 冨 咬

岂 邎 蹳 卌 早 詷 詔 謠 誌 誣

𥜶 詄 譸 䤈 燮 殺 殺 數 由 睆

瞽 魋 犝 騪 𩥡 欿 矜 叔 朏 那

脗 股 劇 丰 𥬀 籊 个 笲 㳪 䬆

第 𥸨 𥳑 卤 叵 昊 章 中 椳 構

柑 𤰝 岦 𦍗 尙 鄉 𦓔 米 𦐋 𣏖

爿鼎稱貌雜稱帚麻廿腰

厥厲瘸癘斉湫

卷下 采搁偺袧褫㞋舸兗亮

𩠞顛顛頎髻鬈魑豳庣碑

礈㺅䫬騂䳺驟馲駉笑禰

𢦒𤇯鈇黛𢇛吳忐愢怏懃

𣾀濤灕畾䦦鯖闈聧朦𨑇

摻擘挍撊娼嬫妥嬰瓏匧

𡆹𧊠弓蠿基緻藪蛾蝣蛤

醠　卄　陷　鎖　劉　丘　疊　亂　龠　酬

酸

右上下二卷凡一百六十五文皆說文原有而今之鉉本亡逸者也許君記文字十五篇孔壁遺式賴以不墜而歷代迻寫每非其人或併下入上或跳此接彼淺者不辨復有刪易逸字之多恆由此作然如左傳𧦝字孔氏得之字書而陸氏則見之說文尔疋蛤字陸氏又止見字林不見說文而陸法言孫愐乃及見之又如爾字張參已謂說文漏略而下迄南唐存於鍇本至雍熙開

更有禮爾並完之一本知傳寫雖各有脫漏亦復互爲存逸非亡則俱亡也宋徐騎省鉉奉敕挍定其時自集書正副及諸家藏本見者甚富佗唐以前書亦往往尙存苟參互而詳考之不難訂補以還許君之舊顧卽傳有者已無一字錄入乃僅據本書偏旁敘例注義增一十九文而偏旁逸者凡三十有七蘄罰剪冊畢埶由皖魋叔丼奏巺牛岦粦凶米刂鬻廿希叚兒兆辟弁尼志恝罶妥豳綦蔮劉酋又止補魋綦皖三字敘例則錄詔借而遺叵斋埶第四文其餘見注義者志笑而外又皆出後世俗增以全書刊謬正俗務爲嚴慎謹守相沿不敢如李監妄有出入新增或非本意故僅略

啟其耑然失此時不及整補已後一遵官定其前諸本寖以湮滅逮乎北宋之末雖有晁氏留心參記而所見僅唐本蜀本欲盡稽合同異末由也已可勝慨哉今世所傳又惟存一鉉本外則其弟鍇繫傳而已而鉉本有虞山毛氏大興朱氏新安鮑氏陽湖孫氏諸刻皆出於宋小字本大概相同某嘗以宋世遵用鉉本如集韻類篇所引者校之乃時時有所不見是卽今本亦非徐氏點檢寫雕之舊其原校所有又有逸於後之重刻者矣嘉慶初金壇段懋堂先生成說文注其書審正譌脫發明義訓貫穿古今精深宏博洵是當代殊絕之作獨於

補逸取鉉增者六文刪增三十六文其它則多所不具某嘗竊思古書傳者歷世久遠勢必譌闕但萬五百字同條共理其從母之字遺去似無大損然於經字正俗分隸本原所關已鉅至於生子之文或僅孳一二或乳及數十苟一或見遺是有子無母尤不可也而言說文者但遇所無不曰某當作某即曰某書當引誤不識何愛於明明誤脫之本而必彊爲回護牽就若此是亦惑之甚矣自弱冠以來稍涉許學誦覽之餘輒有所疑餘三十年矣再四推證審知漏落謹依部次稡而記之有必連考其上下字始明白者雖非逸文亦隨列出段氏

補者說已詳乃不復贅兒子知同閒有竊啟取其略得增成一家之說劭凱雖泰昔例可援不嫌附之極知謭陋未盡古籍偏私曲見時所不免庶有達詹疋者將以訂其誤而廣所不逮云

周易屬辭序 庚申三月

孔子之贊易也曰聖人繫辭焉而明吉凶聖人繫辭焉以盡其言繫辭焉所以告聖人以言者尙其辭又曰聖人之情見乎辭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又曰其辭文其辭危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詳哉於辭乎所以諄復詔人者以庖羲氏畫六十四卦渾渾然無文字學者欲據其

彖貫其數會通其理以成已而成物非求之文王周公所繫爻彖之辭不能也而因思孔子作傳乃所以發明文王周公所繫爻彖之辭者也宋儒謂有伏羲之易有文周之易有孔子之易者吾惑焉爰是由孔子之辭以求文周之辭而孔子之辭所謂十翼者自呂成公更次王弼本朱子據之作本義如其說於古似合然張守節史記正義稱上彖卦下辭下彖爻卦下辭上象卦辭下象爻辭以之按揚子太元用方州部家擬卦七百二十九贊擬爻爲經其八十一首擬彖者與攡瑩挩圖告測文數衝錯諸擬孔子彖傳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者

並在經外似揚子生西京所見易即張氏云者比之呂宋本爲確而思之數十年所謂卦下辭爻卦下辭究不知於今易中何居也然則其爲辭且不能辨何由知其所以爲辭噫讀易其難哉吾友同里孝廉蕭君吉堂乃獨能冥精撢思執經傳所用字凡一千三百三十六析之合之迻之遣之縱橫鉤鉟謂文王周公孔子用字各有定數因推著其所以爲辭者成周易屬辭十二卷屬辭例說七卷余讀其書徒驚怖其鄰與昔言易者異所說蓋十之八茫如也夫力數十寒暑乃得之而余欲知之旬日間其茫如也固宜然亦有知爲說易家所不可

無者如初上往來例困初往豐上故同云三歲不覿賁初往渙上則賁五爲渙四故賁五云邱園渙四云有邱賁上來歸妹初則賁二爲歸妹三故賁二云賁其須歸妹三云歸妹以須餘以此例求之多合又以乾五天道稱天坤二地道稱无不利唯大有上爻兼繫天祐无不利周公以此爻兼乾坤故孔子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而天祐一爻又於繫辭上傳特明之意蓋以此繫辭傳所以特說鳴鶴在陰七爻憧憧往來十一爻及離十三卦而三陳履九卦又始履終巽者皆

有說至爲曲與因畫成大有圖以中孚七爻爲一六居下履九卦爲二十七居上咸十一爻爲三八居東離十三卦爲四九居西大有上爻兼乾坤爲天五地十居中卽孔子之言具河圖之數無餘無欠不假强爲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可不謂之獨得乎哉仲翔氏之言易也世推於漢魏最精而爲其學者如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意以夙夜憂勤云爾而謂離爲日坤爲夕坎爲惕否三體接乾生乾故曰乾乾又首出庶物萬國咸甯亦兆賴一人云爾而謂乾爲首震爲出坤爲國爲衆爲安諸它解例若是豈似文王周公孔子之於辭字字必有一定排

置而不可畧假者恐聖人立言以詔天下後世之心不拘曲若是而以其例通求之又似苟不如是卽其辭不必如是云云者吾不及見聖人而面問之也今吉堂此書其求聖人之辭之法不與仲翔氏同而求得於辭之意則仿佛與之等於易家足名一氏也已雖然中如傳合天文地理四靈鳥獸二十八宿十二律辰及六書諸說余頗疑爲鑿可劃汰不令蕪精善吉堂雖長余兩歲精力十倍於余學養誠篤逐年以增於里中獨所畏敬其學易必不以此書爲止也可知矣

送黎蒓齋表弟之武昌序 庚申

人之制於天權於人者不可必惟在己者爲可恃格致誠正以終其身是不聽命於天人者也功名事會之倘至起而行之吾樂焉不則胼胝於畎畝歌嘯於山林亦樂焉此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也非是則必待上之有以勸之而後士有所恃得專志於學而後成其爲身士各成其爲身而後天下治亂乃有所賴　國家養士二百餘年矣讀書者自束髮受五經四子書學八股文應選舉由府州縣學生試省闈禮部以成舉人進士遂授官而食祿次則由廩生副貢修行選拔貢於京就別頭試亦得停年循資而授官焉是爲入仕正途

外此則以貲進顧或不足之嘗長年眵目伏腦以從事於學以應三載歲科鄉會之選誠恃有勸之之道也自盜賊起粵西蹂躪吳越秦楚邊省亦寇擾騷然在上修文不暇給爲士者乃始失所恃矣吾貴州已兩科廢省試府州縣科歲考至有停十年者生童望考遂無去處力不能提刀殺賊建軍功致尊顯復不能鑽營長官借奏書屬名保舉又不能因緣句當公事稽團務佐釐局中閒乾沒以苟且養妻兒城鄉富家子弟徜徉忼歲月莫就師貧者捨策而易業則欲倚舌耕求束修之奉又賤且難也吾意此時當有權宜之法以收士心而振士

氣如宋因軍興詔川陝類試未嘗必至京師也宋元明鄉試皆卽臺秩選聘屬官及家居士大夫或儒士主考亦未嘗必遣京朝官也或可仿其意行之而無一二府爲足藏事地然則士生此邦值此時如之何其不怨菩又意士誠志聖人之道聽命於天人者誠無如何矣自修其可恃而亦無如何哉是固難爲一概道也表弟黎純齋行謹而能文自弱冠補廩膳生久屈於不試將適武昌省其從兄擬兒貲遂北附順天鄉試過我言別此其計艮苦然計此行至綦市登舟出涪陵魚復下三峽秭歸夷陵順流趨荊州經洞庭之口及大別而拜汝兄

若復前去更過雪堂觀廬岳北歷徐兗瞻光日下水陸不止萬里驅檣輪轍之間畢然想望孔孟之所爲教程朱之所爲學以及屈宋李杜歐蘇之所以發爲文章必有相遇於心目間者則斯行也誠快彼聽命於天人者雖不可知而在已者所得多矣況以子之才又在必售之數乎行矣吾雖衰猶能待他日歸而觀子之所得也

庚申四月

桐筌序

善言地理者無他目到也足到也覽記盡古今之書是謂目到而遠近又無不親涉是謂足到二者有未及不或遺焉卽或誤焉余昔之纂郡志閱三年乃成力亦勤

矣而物產不采茶經祠廟不摭賓退錄楊氏事不載清容集則目之未徧也鼓樓隘之水誤指爲渭河樂安江混敘其源處則足之未到也其他舛漏類若是至於今在他邦博洽者固無暇勘及此即本郡人或亦未之詳也然余固深悔之桐梓趙君曉峰在當時獨任其縣采訪其時曉峰年方壯喜蓄祕鈔健登歷不畏僻遠網羅搜剔視他縣爲多而曉峰意未歉也以後目之所經足之所至凡其縣爲郡志之所闕者略者譌者日積而月有積焉因分天地人物四部彙爲桐筌若干卷縣之故實度竭盡而無餘也已夫人之學力亦何有止限昨日

見爲是今日見爲非去年以爲詳今年以爲略亦用心無已者乃有然也若束書不觀而役其神智於無益與傲然執寸知粟獲而卽以爲盡之者豈足以與於此哉惜乎吾郡知交中獨吾曉峰一人也使五州縣皆有曉峰其人者令其舊文軼事歷歷與後人有可徵考而又足以糾補郡志之不及豈不大善而惜乎獨吾曉峰一人也借閱其槀將還之爲識數行於首

秦晉遊草序 辛酉三月

父母之於子也能見其崇明德祗厥父事而念鞠子哀怡怡然前襟後裾相視若金玉則其身之安意之樂孔

子讀常棣之詩所爲神往其際也自世教衰兄若弟能若是者葢難而爲父母者乃益難吁誠難矣吾友儀軒蹇君世單傳至君而有三丈夫子其冢子一士自幼異羣兒後果捐軀死國事食於大烝國人咸稱願然謂之君子之子而其仲子子和季子子振奉嫂撫誨其遺孤求所以慰死兄之靈而忘老人蠶然之隱者宛宛焉又常若不及也今年子和宰彭山促子振爲刻一士遊秦晉詩草而以點定責余夫一士不負父母教成忠烈已足不朽兩弟復並其語言之末傳之其爲金玉厥兄也何如哉勘竟持以語吾友曰生子皆如此可以日飲

而忘老矣因識之於卷首

張子佩琚詩稾序 辛酉五月

道光乙酉程春海侍郎主貴州學政所拔貢士凡七十五人余猥與其列於是始識黔西張君子佩子佩身不盈五尺方頤廣額目光射人與人交言語姁姁洞示胸臆意茍不屑終日處或不及一詞時余在同譜中齒最末諸君咸以弟媦之見輒牽手相提笑語獨子佩爲貧兒相若其亢傲不可一世之氣狂大不求眾聽之論又相若故尤相愛也嘗與余曰富貴包裹中物所不知者學耳其年鄉試乃以拔貢中副榜侍郎視學湖南因挾

之去子佩故工詩文喜博覽至是朝夕獲親炙侍郎時復從沅湘間名宿歐陽磵東鄧湘皋張蓉裳諸君上下議論才氣日益橫發又酷摹侍郎書作屏障聯箑神體畢肖觀者如郭天錫吳楚俟之於趙董不能別也侍郎交舊率海內勝流每占旨屬牋荅頃刻數封辭意兼至雖自爲無以過之談者咸詑謂黔中有人丁亥九月余拏舟訪侍郎於巴陵至則已試竣先發子佩方檥偃虯隄下見余喜極遂相攜登岳陽樓遊君山上古樓絕頂縱觀赤沙洞庭而北趨澧州回帆於武陵以母老久別先余歸自是子佩歲歲館於外余以母多病躬耕讀書

於竹溪而値鄉試必皆集省門率三年一會面遝丁酉余鄉舉後不相見且十年而子佩亦終不能脫副貢籍丁未冬過水西乃踰月相聚回憶廿年前所傲睨謂爲無奇絕時皆稱文章宗匠鉅公或爲方伯運帥聲焰炫然顧兩人相視皆所謂無聞不足畏者當年意態殆十去八九矣越二年子佩來館吾縣意尤鬱鬱不樂明年春余往權教威甯別時乃把臂謂曰蠢蠢者皆不肖君過家幸留數日爲余思所以教之過其家徒惋歎去繼復權鎭遠教明年歸子佩已去縣又明年余送兒至省鄉試子佩亦來同寓河神廟試畢余以兒歸子佩送及

廟左石橋上曰此蘇李河梁也覩其意尤悽然踰年貴州亂作蔓無安地出入艱險六七年蹤跡各不相知至己未臘盡余自蜀還及仁懷值黔西人曰子佩秋閒死矣嗟乎士子抱才守潔遺佚厄窮終其身而復短氣象賢曾不一稍慰暮年餘望師友中如子佩者可不謂命之衰乎天之生黔中人士迥出乎類萃者其生平無一如志何以類如是哉若之何不錮縛摧喪以老死而未由盡其量也今年老友山陰王个峰館黔西於汪子屏大令許得其詩稾一冊鈔寄屬爲點勘云將醵而刻之所鈔多無聊應酬之作曩余與商改者乃無有以个峰

至交搜且力而得止此知此外更無存矣不益可歎哉子佩爲詩搖筆千言清拔自肆然才豪語易往往蛟蚓互雜決去範圍余就此稾略刪定僅存一百餘首都爲一卷庶使後世知黔中有張子佩其人者則子佩可藉此不朽而余亦可以謝子佩矣故歷序平生離合之迹用寄余哀亦使觀者略見子佩梗概云

張節婦題詞序 辛酉九月

前三十年同里張白高茂才持其伯嫂唐節婦殉夫事狀徧乞人題詞繼又爲請旌於　朝樹綽楔矜式閭里而以仲兄子其詩爲之後今白高歿已久其詩始檢得

稾之未殘失者數十家乞余編次爲卷余嘉白高爲叔其詩爲子兩能盡愛敬之道次訖乃爲序之昔文王之繫卦也於恆之六五曰恆其德貞婦人吉孔子釋之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禮古昏義曰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由此觀之婦人之不再嫁常也正也再嫁非聖人之所許也而世之再嫁者或逼於父兄或迫於孤惸或脅於强暴三者以禮意推之喪服經有從繼母嫁之服又有服繼父同居異居者子夏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期功同財之親與之適人所適者爲子築宗廟使祀焉故爲之服若然則惟孤惸無所倚活爲其夫

之宗祀出於萬不得已而再嫁聖人亦閔其意權而通之然猶没其文於親母而寓其微於繼母繼父聖人之爲婦女全其羞惡之良者至矣若既無子或有子而非絕不可存是猶不得以此藉口張子所謂雖餓死亦不可者也更何云爲父兄所逼爲强暴所脅而再嫁哉有値此者婉弱之質自不能拒即周公孔子爲之計亦惟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而已矣舍此別無自全之道也今唐節婦婚甫踰歲遽殞所天亦既茹泣承顏期於立後相安矣靡它矣乃其祖母問至而翦髮寄之迨其兄至遂赴井以死是時父兄之閒必有處心積

慮浸遏而來者節婦以一死盡其自全之道焉已耳夫豈計其貞徽芳躅揄播人口哉乃人人樂長言嗟歎之不置如是其連章累牘者亦足見所惡有甚於死爲人心之所同然而得之婦人女子尤可慕而可風也世之夫死而再嫁者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間哉余因思古賢媛如杞梁妻齊義母巴郡三貞與夫焦仲卿阮元瑜任子咸之妻諸若人者其志行後世不少相類而以有劉子駿之頌左九嬪曹子建之贊及王仲宣丁正禮潘安仁等之賦若詩其孔雀東南飛一篇更推爲五言長作之祖故千載下流連歎誦覺其事其人彪炳復出於冽

曰寒霜之表有非他人所能及者文字之力之聳植彝倫固如是乎顧安所盡得曹劉諸子之作爲能歷久而彌傳也然余又有感者自兵興到今且十年吾貴州紳吏師武臣死城守戰陣者蓋不止百數卒未聞有一人臚存始末俾來許有所徵後數十年將有求其姓名里居且不可得者矣况歌詠之云乎則如節婦一女子視死如歸而猶得此帙傳之無窮不可謂非盛事也已

賢母錄序　壬戌十一月

自丙辰與黄君子壽别於貴陽子壽侍其尊上琴塢先生及左淑人宦燕晉閒南北相望者蓋七載今年冬子

壽馳書自成都以來言爲淑人疏齊衰布纓已釋矣比始稡當代名公先生所撰銘誄志傳之屬數十篇都爲一錄子其題目焉且爲序余迺發所述事狀吹鐙讀之往復再三輒咽然淚涔涔下不止蓋其所次淑人事親之孝敬教子之慈毅處親𨞰厚孤惸之仁恤與夫貧苦勞瘁有百其艱者大抵與吾母同而其年僅六十五爲壽又同其生也歲陽在丙卒歲在庚而卒又三月復日逢八更無不同記曰見似目瞿況似之似者乎此中路之嬰兒所以哭無常聲亦其有萬不可解於心者然也子壽之爲此錄其萬不可解於心者殆又與余似耶然

而子壽賢矣夫父母之愛子也無不欲其富且貴而恆不敢欲其子常在左右之心至于心則恆奪於富貴焉所謂欲常在左右者口焉而已子壽當入翰林授編修官年且未壯同時科目之士十餘年間登侍從而膺榮戟者不少其人而子壽自通籍來視清華若寄焉不以躋尊顯爲榮而惟日侍夫左右爲樂一旦天奪所恃其何爲心然視余方俱存時則飢驅不遑息歲或無一二日在視食上至枯魚索蠹徒率妻子守一抔之土不能如子壽若此藉手名流發攄慈德則子壽雖撫帕而悲心亦可一二少解矣子壽誠賢矣哉抑余聞子壽令室

劉安人少習其尊甫寬夫君之教昔年嘗刲臂起夫疾至淑人告終前復爲之淑人不起以悲慕旋卒是淑人不惟有子又有婦矣此集宜目爲賢母錄以傳淑人之賢他日更當以銘志安人者附諸後使俱傳焉漏下三鼓聽窗知雪猝意書之復子壽匪以爲序云

說文新附考自序

說文新附字徐氏意乎非也承詔爲耳然實徐氏病盡俗乎非也不先漢亦不隋後字孳也何俗乎爾然則病徐氏何病有二有注爲後人加者外皆意古有矣不知其正體說文具未暇審如譌變者具注中至古有說文

俄空焉亡矣竝有據若補錄善於酸趙等而不能雖承詔夫安不病匪獨病徐氏也彼所附世多郎爲說文亂舊章迷後學好古者矯之又不別其爲脫寫隸變概俗之不屑道則說文亦病焉余爲此乃臚刊之稽諸古推踳其別於漢或變𠛬於魏晉六朝之際使說文正字犂焉別出遞者詳前考不復言庶許君無遺漏之譏亦令兒輩執經問字知時俗增變原委云爾

巢經巢文集卷第四

巢經巢文集卷第五

遵義　鄭　珍　子尹

遷居紀事　丙午秋

道光二十六年口月九日昧爽奉先府君之魂帛先孺人之神主從祖曾高三世之主自堯灣寓宅遷於望山堂珍斬衰苴經杖率一妻一男三女各服其服從以次安而畢乃哭於門外之次哭吾父也而因哭吾母哭吾父母也而因哭吾祖曾哭吾父母祖曾而因自哭吾身葢痛吾母之借居終世而不及見斯堂也痛吾父之及見搆架而又不能待數月入居之也痛吾祖曾自後之

子孫遂長爲斯里人而其墳墓遂棄之兩日程外也痛吾身饑寒困苦之餘始僅依先人墓下奠四仲享獻之居而行年四十己衰苶如六七十歲人而凡善吾子贍吾弟收吾諸從使永保有斯堂者知復能盡遂吾志否也哭無常聲繼之以血匠者曰入宅吉事也而如此若非宜者嗚呼吾能無痛哉吾又奚知吉與不吉哉書之榜於堂以紀來居之始

柴翁說 甲子

柴翁者何山農之老者也所以號柴翁何寓贈韓意也昌黎文公南溪始泛詩云南溪亦清駛而無梁與舟山

農驚見之隨我觀不休匪惟兒童譁或有杖白頭至張文昌祭公詩則云移船入南溪東西縱篙撐柴翁攜童兒聚觀於岸旁所謂柴翁卽韓之山農而杖白頭者也余年十五六始見 國初顧俠君韓詩補注酷嗜之鈔而熟讀焉繼而聚宋之五百家注朱子考異呂程洪方四家年譜湘明淩稚隆所刊宋廖瑩中世綵堂韓集以及 國朝朱竹垞何義門朱墨批本方扶南之箋注莫不取而參稽之互證之幾無一字一句不用心鉤索者至今垂三十年矣然於韓之所以爲韓固望而未之見也因思南溪之柴翁不知曾識字否乃能饋籠瓜勸淹

留與韓公相酬荅親接其容色詞氣其視余不多乎哉然問以韓之所以爲韓仍與余同一茫然也則余亦適成爲柴翁而已矣故取以爲號云

題移寫韓詩批本 庚申三月

世行穆彰阿道光戊戌重刊顧俠君補注本是依朱竹垞何義門兩先生評點者原本竹垞用墨書義門用朱書並就顧本評點莊謐甞得之姚江黃稚圭其兄伯塤館西齋博明家西齋因轉抄得穆爲西齋外孫得其本謂時有假手不無誤加年久多所缺蝕從他處得一本增入數條又附入義門讀書記中批韓詩一卷仍分朱

罷合刻此本余避闕之義門爲批評專家確出其手無疑竹垞深於韓者乃於平生力追處似多有所不憾何邪豈一時之見邪避亂桐梓魁巖下近穀雨猶寒不可出因以三日力逐錄兩批於方扶南箋本上方於朱書者棄數條其首加圈者皆是何則不及半標何云焉

題移寫賈子新書盧氏校本 庚申六月

此新書十卷蓋後人取漢書本傳中奏疏及它遺文分析掇湊成之非元書五十八篇之舊也而此武陵何氏本文譌脫不可讀紹弓盧氏以宋潭本建本校刊者删削是正最爲慎當乃取其本增改此本明誤者即塗之

若都可通則兩存不必盡以盧氏所據者爲是要之旣非元書本之異同其相傳亦各有所自但求其曉暢可讀大段不失卽得矣

題穆烏春秋繁露盧氏校本 庚申七月

漢人舊籍今存者僅廿餘種而譌脫無一種完善甚者幾無一葉可暢讀此春秋繁露十七卷自乾隆閒開四庫館搜得永樂大典中所載宋樓攻媿校定本已爲三四百年世閒絕無僅有之祕籍館中編校後十二年盧紹弓復加考核尤極精詳余貧不能購也從人借遂錄此何鐙本中通照盧本改正求其可讀而已賊方出境

官又括郡里如火烈而余尚苦爲此殊自憐後人有能一讀者倘知此心

題珂雪師雪齋讀易圖壬戌

圖繪寶鑑稱珂師山水師趙文度一樹一石俱有別致竹垞先生論畫詩自注云董文敏疲於應酬每倩趙文度及雪公代筆親爲書款詩云隱君趙左僧珂雪每替容臺應接忙涇渭淄澠終有別漫因題字概收藏以明眞贋非抑之也此圖古雅超絶又經楊龍友先生手題尤爲可寶其減去字珂當稱雪齋先生楊似稱某高士不識爲誰珂云雪齋先生隱居赤松溪溪在華亭知爲

松江人耳俟後考元裱已倣同治改元八月重裝弆因記之

跋古文四聲韻

郭宗正汗簡收古文七十一家夏英公四聲韻收古文標目九十八家其增多汗簡者　雲臺碑　雜古文字略　古漢書　古世本　夏書　古篆經　亢倉子

三方碑　邱光庭序文　祝尚丘韻　比干墓銘

石樟文　馬田碑　荆山文　天台經幢　蔡邕石經

道德經　庾儼字書　馬日磾集　周書大傳　李

守言釋字　庾儼衍說文　玉篇　籀韻　黃庭經

唐韻　崔希裕纂古　滕公墓銘　陰符經　南岳碑

　馬日磾集　上標目三十二家馬日磾集重出馬田碑卽馬日磾集之誤庾儼衍說文卽演說文滕公銘卽石椁文三方碑卽雲臺碑天台經幢汗簡作天台碑卽道德經蔡邕石經卽石經庾儼字書汗簡作庾儼字說卽庾儼集夏書古桼經二家韻中無其字除上重出標目及韻中無字者十家又除汗簡其十一家是實增多汗簡一十六家全謝山謂英公古文編八十八家校汗簡未嘗多一種實取汗簡而分韻隸之絕無增減異同於汗簡是書雖不作可也蓋全氏實未嘗細勘是書故

敢作大言欺誑觀其言北宋雕本當有全序而今失之則似因未見序文標目而始云然者然卽各字下所列書目其增多汗簡者亦可勘見而亦似未嘗寓目何也

跋學蔀通辨

讀學蔀通辨四編終作而歎曰嗟乎吾見今所謂燕窩海參等矣嘗之不成味食之不可飽三代聖人不知其名而世忽羣焉貴之誠朴之家葢終其身未嘗一入口惟知食飯而已心侈力富者乃以食飯爲不足尊也賓享燕會惟此等之是尙夥頤錯列東歠西梜使人與己皆恍恍惚惚於腥羶醜惡之中一贊羣和以自快意然

而號於人曰食飯食飯固未嘗曰食燕窩海參等也及至食飯而已爲腥羶醜惡者塞其臟腑苟且告飽亦終不知飯爲何物也佛實而儒名者何以異是嗟乎亦其心侈力富使之然也若象山陽明諸子其可惜乎既慕佛老之術爲甚深妙不仙佛則恐虛此一世也而又慮不孔孟則得罪於世教竭大過人之才力使佛老皆塞其臟腑而號於人乃曰吾孔孟之道實亦不知道爲何物也不大可惜哉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吾觀朱子自道其資質要不過中人視象山四歲時卽思及天地窮際者固遠不及矣乃卒得聖人之純正非以其魯歟

大抵質鈍者爲其易不敢爲其難守其一不敢望其二心細而用力苦故其究卒底於道而於異端也亦無不洞悉毫末高明者天下事不足難其心則嬾生焉嬾而又欲以一己兼天下之數粗粗之心昏昏之行宜其佛實儒名終不知道而亦未嘗卽佛朱子之主敬其勤矣乎象山之養神嬾焉而已故學者甯魯鈍而勤毋高明而嬾

跋補漢兵志

鮑廷博刻宋錢文子補漢兵志一卷跋云陳元粹爲注按此書載元粹序止云少小執經師從曾備討閱因獲

閫纂集之大旨並未言作注後載王大昌跋言曩從先生游得見此書卽手鈔爲家藏忽得刊本於同門友陳令君大昌於是年九月鋟板益廣其傳若注是元粹撰大昌鈔時必尙無注見此加注之本何以都不略及且元粹序後復立綱目使學者易明其戍邊止漢之用民殆不過此農都尉止其制邊守塞大略如此若注是其所作則其分節當用綱目而志文漢之用民殆不過此連而天子推恩之言復者爲一段其制邊守塞大略如此連然後猶困於匈奴之强之言屬國者爲一段又序中謹按漢制各件並自注按語而兩處注已詳補志並

注是明以注爲皆其師作鮑氏以爲元粹撰殆誤故明之

跋堂谿典嵩高山石闕銘

此文刻在登封啟母廟石闕銘下方云口時口五官中郎將隱陵堂谿典伯幷熹平四年來請雨崇高廟典大君諱協字季度自爲郡主簿作闕銘文後舉孝廉西鄂長早終敘曰於惟我君明允廣淵學兼游夏德配臧文殁而不朽實有立言其言惟何凡十七行行五字泐者六字可識者七十九字前後闕多少不可知舊著家唯載在趙氏金石錄題爲堂谿典嵩高山石闕銘所言請

雨崇高按漢靈帝紀熹平五年四月復崇高山名爲嵩高山注引東觀記曰使中郎將堂谿典請雨因上言改之名爲嵩高山與此文合此四年爲請雨之年明年乃依奏改復山名不得如趙氏云史誤且題爲銘亦非其實後人均不得解故沿銘稱余按文讀之蓋爲堂谿典請雨時表紀其父協所作開母闕銘而敍讚之詞也故刻在闕銘之下正如後世之跋尾書後然耳何以知之古者父沒稱皇考皇者大也秦後皇爲至尊之號故漢人易稱皇考爲大君孔彪碑末出京師遭大君憂鄭固碑大君夫人所其哀皆是然則此云大君是典謂其父

也典隱陵人郡國志隱陵屬潁川郡嵩高山在潁川之陽城典父協為本郡主簿故止言郡據開母闕銘前題名興闕時太守為朱寵則協為寵之主簿闕銘前四言十八韻後六言十一韻者皆協所撰文至是其子典乃刻此敘表之逆數延光二年刻闕銘下至熹平四年已閱五十三年矣是年為典與蔡邕馬日磾等奏正六經書丹鐫石之歲此文當即典所書也至典字伯并其父協字季度官西鄂長早終於此文本明確而自趙德甫後皆以後漢延篤傳注引先賢行狀典字季度為西鄂長又蔡邕傳注典字子度相證抵牾此文義亦無了時

不知范傳章懷注皆誤也按延篤傳云少從潁川堂谿典受左氏傳又從馬融受業舉孝廉爲平陽侯相以師喪弃官奔赴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遷侍中左馮翊徙京兆尹病免永康元年卒是篤傳學之師唯堂谿典馬融二人融之卒以本傳推之在延熹九年先篤死一年耳篤死後八年典請雨崇高刻石固無恙也篤於桓帝未徵博士之前何從得師喪弃官奔赴然則范書言篤之受左傳蓋是其父協而非典也明矣篤傳注引先賢行狀曰典字季度爲西鄂長章懷下乃自云典爲五官中郎將知行狀所言歷官止及西鄂長其字其官與此

文字季度舉孝廉西鄂長早終皆合若元是典何不及五官中郎將之顯秩而僅言其筮仕邑長乎然則先賢行狀之字季度者本是典父協而非典也又明矣傳與注幷作典不知爲范書傳本先誤而改行狀從之抑爲行狀傳本先誤而改范書從之兩書在唐並誤爲一章懷固不能辨其不合也要是此刻決不得誤今當據以改定爲傳注之典字爲協而易邕傳注之子度爲伯幷則紛紛世疑皆無庸矣

跋鄭固碑

碑云琦瑤延以爲至惡不紀則鍾鼎奚銘昔姬公口武

弟述其兄綜□□□□行於蔑陋猷曷敢亡乃刊石目
旌遺芳則碑乃周弟所立琦瑤延其三弟名也文凡十
四行行三十字末行二十五字洪氏尙見全拓所闕字
僅十三不知何時斷去最下三字一段其置在濟甯州
學孔子廟戟門西側亦不詳自何時而舊從二十字下
皆入地中故舊拓皆行十九字及雍正六年李鶚於濟
甯學泮池左發地乃得最下一段越五十一年至乾隆
四十三年定海藍嘉瓚掘起升高始見入地之八字一
段今合斷者讀之較洪釋又漫滅六十餘字矣應劭風
俗通義云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武興泰山太守周乘子

居爲太守李張所舉函封未發張病物故夫人於柩側

下帷見六孝廉曰李氏吝嗟休懿相授歲貢今李氏終

諸君各懷進退未肯發引正相追隨墓柏何若曜德王

室昭顯亡者乘輿鄭伯堅郎曰辭行祈與黃叔度鄧伯

嚮盛孔叔留隨輀柩乘拜郎還陵長意薄之旋告還所

謂伯堅郎固也以此知固係汝南郡人其時郡守李張

舉六孝廉固居其一封黃鄧盛四人以舉主喪紀不行

惟乘與固至京師固拜郎中而固逾月郎卒也碑云邦

君珍瑋以爲儲舉儲者副貳也此舉或子居爲首固列

第二薦名已高又迫夫人之命故二人不得不行而四

人可從其志歟拜邱之後固當即辭榮周亦旋退其爲不得已應薦甚明碑云非其好也亘非虛飾應氏譏子居去喪即寵殆不諒乎李張於史傳無考所舉六孝廉者周子居則陳仲舉目爲世之干將黃叔度則荀季和稱爲國有顏子封武興郅伯嚮盛孔叔事雖失傳即此服勤舉主甘弃名祿其厚義高行已可槩見而固驂靳黃周之列則碑稱孝友文學淸脩退讓好成方類者皆其實錄宜此一石閟數千年使其名義與叔度子居同彪炳未沫也李張亦賢矣哉先是君大男孟子一段蓋固夫婦合葬並遷其所愛殤子祔之漢人墳前置一石

龜爲墓祭時依神之所謂之墳壇牛氏金石圖言居攝二墳壇其石龜並崇一尺廣二尺厚一尺五分椁四圍而鑿其中刻字於內是其制也碑云配食斯壇謂此其稱父爲耆君不可曉楊烏之楊從木得此而楊德祖謂修家子雲者益信（案漢書地理志濟南郡有著縣魏收地形志作耆蓋其父爲耆令故稱耆君也）

跋樊毅修華嶽廟碑

碑云樊府君諱毅歐公跋尾云碑乃郎時所立而太守生稱諱者何哉余考漢碑生稱諱者非一脩堯廟碑濟陰太守孟府君諱郁靈臺碑濟陰大守審君諱晃成陽令管君諱遵史晨饗孔廟後碑相史君諱晨韓勑後碑

府君諱材西嶽華山碑袁府君諱逢孫府君諱璆華山亭碑𢎘農太守樊君諱毅𣪠阮神祠碑令口君諱口孫叔敖碑朔思縣令段君諱光唐公房碑漢中太守郭君諱芝西狹頌郙閣頌武都太守李君諱翕周憬功勳銘桂陽太守周府君諱憬校官碑溧陽長潘君諱乾唐扶頌君諱扶劉熊碑君諱熊縣竹江堰碑廣漢太守沈君諱口縣竹令樊君諱口以上諸碑皆即時紀功頌德所刻而於守令並稱諱甚至孔耽神祠碑是耽作壽藏命其子颯所紀而颯於現存之父云君諱耽可見當時於尊上當書名者不敢直斥其名始加諱以見尊之之意

若其時與事之丞尉則直書名字矣此蓋東漢人文例不得以死乃稱諱之義律之惟修堯碑守令稱諱之外其丞尉及府內百石亦曰諱某特異諸碑然非當時通例矣

跋范鎮碑

碑云膺姿管蘇靖共衛上淇氏釋管蘇謂管夷吾蘇忿生余謂淇因上文云韶律大杜綜皋陶甫侯之遺風知鎮乃法家者流遂以范史律謝皋蘇言法家者比附此管蘇亦同不知非也新序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

見不愚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碑文蓋用此管與莞同州輔碑亦云昔管蘇之尹楚以直見疏

跋元趙仲光桃源圖　己酉秋

右卷爲胡子何舊藏屬余審定余定爲趙仲光繪桃源圖仲光名奕文敏公次子元史稱其與兄雍皆以書畫知名而　國朝收弆之富如孫退谷高江村宋牧仲及漁洋竹垞以訖乾嘉諸公所著錄俱未及仲光片楮余又觀明代如鈴山米菴等記書畫亦無有仲光甚以士良夏氏序圖繪寶鑑後此圖十二年耳於仲穆子若孫且著之仲光名字復無有也以知仲光遺墨在元代已

少見者何論明後是卷長逾二丈存至今五百年而無稍捐缺非希世之寶哉至其筆墨高疋異境疊出視趙伯驌伯駒兄弟所圖未知何若每一展對輒詠坡公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買二頃田子何倘珍守之勿易視也

跋文待詔書赤壁賦

右明文徵仲先生書前赤壁賦順德黃愛廬藏物按先生己酉年日記云書東坡赤壁賦前後其五十本此五十本之一末書丙申冬十月二日書時先生六十六歲矣首行下有己酉年記一印知沈碓士以五十本皆己

酉年書非也日記叢通記前後所書耳此書先日記十三年至七十九歲彙存手迹故鈐以己酉年記本初藏文登于霽髯繼歸東萊初頤園印文可考

跋機聲鐙影圖 丙辰三月

古之人於爲父也妻者卽母之而盡子道不必其生己也於爲夫也子者卽子之而盡母道不必其己生也故周公制喪服經無君母爲庶子庶子爲君母之條非闕也不杖期章爲衆子衆子兼嫡庶爲之者兼父母若妾不得有衆子爲其子得遂見後條則君母爲庶子具此矣齊衰三年章父卒則爲母杖期章父在爲母此服通

貴賤妾子有以厭降不得三年及期者可以君母包其母是爲之並兼嫡庶則庶子爲君母具此矣若然君母庶子之名特以其異出析言之其爲母子所當盡之道與生已已生者無二也服不可別出又無可別出此周公準禮順情以制經垂教之精意也自世道衰天理之公微人心之私盛爲君母者曰是非吾生也子焉而已而爲庶子者亦曰是非生我也母焉而已於是雖有母子之名而母子之道匙盡其實矣今大定章吉士子和庶出也生甫周其母謝安人歿君母諶安人實百苦撫教之見其成進士入庶常館而始歿歿後子和悲慕無

己時作此圖志恩勤以寓其痛而持以示余余嘉歎安
人之爲母吉士之爲子皆能盡古人之道而合乎周公
之所以教世之爲君母庶子者聞茲風其慈孝之本心
或可油然而起也乎故申禮意而書之

跋張遷碑 辛酉

亭林顧氏以碑中荒遠既殯殯字加歹爲無理爰既且
於君更以暨字離爲既且二字中謇於朝忠亦誤中因
疑碑爲好事者得古本摹刻致斯訛謬翁覃溪又以藝
於從政是用論語求也藝句而政誤爲畋乃書人非郎
撰人於草稾𥨊視未眞而茫然下筆故成諸誤余謂此

碑字體渾厚決非後人摹刻亦非不識文理之胥吏所能漢人作書有轉注爲各事專字而互相通用者亦有本字與轉注各字互相通用者諸碑及經典本不止于百如此碑賓作殯孫根碑無猾不償賓又作償皆用轉注字爲本字也此碑與魏呂君碑君以中勇忠皆作中此用本字爲轉注字也學者不明此恉遂概謂之假借矣詩陳風穀旦于差釋文旦本亦作且王音七也反是王肅本作穀且于差此碑且於正用詩詞所據蓋同王本爰既二字連且於二字連爰既猶於後也顧氏必繩以爰及之義謂離暨字爲二文誣矣政之爲敗實出俗

兒戲鑱使然覩刊石立表表字之側刻衣字碑陰下列空處刻付訖二楷書則知與此畋字皆爲一時妄鑿無疑

跋吳荷屋刻東坡詩稾拓本 庚申十一月

南海吳荷屋方伯榮光酷嗜古書畫富於貲見名蹟無不購也家幾於盡以故舊藏家所未見者多歸之甸宣長沙時吾友甯鄉黃虎癡本驥方教讀某太守署荷屋偶與譚曰已知吾子所學矣平生弆藏乞爲考訂籍錄令顯於世虎癡諾之遂攜太守子就教於所居江上之吞雲堂荷屋每三日自節署送書畫十卷與之考定幾

一歲而書成荷屋挾其槀歸南海歿後其後人刻之未究虎癡當時不留副與余言甚悔之此東坡先生墨蹟十五石荷屋所鉤摹者世刻蘇書莫美於戲鴻堂寒食帖以斯比之又下矣順德黃伯垂統學使之尊人愛廬廉訪樂之守遵義時伯垂來侍其親攜此拓本余以石在其鄉後易得也堅乞之乃以贈余自後粵東爲鼎沸屢蹂躪此刻未知無恙否撫茲初搨益深寶惜耳矣

跋啟秀書院壁書弟子職 壬戌八月

右弟子職一篇古之小學所以教童子之規條也今爲管子書之第五十九篇據班氏藝文志列此於孝經尓

芷之後則前漢時固以爲經類而單行矣子家多非元
書本有管子尤擾雜此當自漢人采增應仲遠注班志
遂謂管子所作實不然也其書出而盡韻而易讀成周
盛時蓋無不熟誦而習行之使人心性筋骸在兒時已
馴化於禮法之中德之所以易成也唐房元齡作注已
十得七八朱子因而分章句補注文纂入儀禮經傳通
解內蓋仍以爲古經矣余惟朱子以此篇與曲禮少儀
內則同爲小學之支流餘裔今曲禮三篇類編在小戴
禮人人得而誦之獨此篇以難得傳本因罕讀者故爲
手書朱子章句於書院壁俾互相傳寫用課童幼庶

幾子夏教門人小學之法不一二年將徧吾鄉里小兒之口焉至其注義　國朝有濟陽張氏浙中王氏高密任氏益推益詳成學之士向其由朱子參考之

跋小王洛神十三行拓本

子敬寫洛神人閒當存數本至宋思陵極力搜訪僅得九行後賈似道復得四行合爲十三行自歸趙文敏以後邢董亦不及見也後有柳跋者文敏謂是唐人臨本明在項子京家思翁摹入戲鴻堂帖今其本亦不知存否紫泉莫友芝得此本淮陰市出以示余其源流不可考於眞蹟未知何如以項本視之彼且奄奄無生气

矣昔人謂虞褚鉅法專得小王觀此頗見彷彿旁有文氏父子印項氏天籟閣印知其由來久矣

跋韓詩謝自然首以下跋韓詩諸篇非一時所成不記先後大約在辛酉以前總錄於此依韓集次序錄之

陳商有謝自然卻還故居詩此女信得道者耶然以公所言觀之其去而復還仍是爲魑魅狐狸所弄特彼不肯自承耳否則復還者卽不怪狐妖所爲豈眞自然哉

跋韓詩叉魚招張功曹首

方扶南云公祭張員外文云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鉤登大鮎怒頰豕豺此叉魚之一證合觀祭李郴州文投叉

魚之短韻則誤新命於郴州作也余以爲公祭張員外所謂太湖即洞庭故敘七月避風在往觀南岳之後非叉魚處也叉魚在郴州城外西湖湖今皆爲田余曾親遊其處方氏殆誤

跋韓詩合江亭首

合公過衡嶽諸詩考之此合江亭云窮秋感平分新月憐半破曰平分則是秋中曰半破則已上弦知公以八月初旬至衡州與刺史鄒君盤桓因賦合江亭詩其過中秋亦在衡州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言沙平水息正是江景纖乃登衡山宿嶽廟訪禹碑所謂委舟湘流往

觀南嶽必非一二日事然亦去中秋不遠宿嶽廟詩夜投佛寺上高閣星月掩映雲曈曨是其時猶有月也初八九尙在衡州登岳又非一二日事則中秋贈張功曹必不在遊衡山之後某氏以其詩爲俟命於郴州作方扶南沿之編在郴州祈雨後不知與公紀時不合也衡州至潭州下水船僅五六日而公遊岳在八月二十前後至潭州泊船詩云夜寒眠未覺獨宿湘西寺云是時秋之殘又云山櫻黑無月則已是九月二十後者意公譴瘧鬼詩云乘秋作寒熱必即在遊岳後泊潭前中閒二十日以瘧疾淹留故也九月下旬公應發潭州其

至洞庭湖已是十月又在鹿角避風七日及岳州當在初十前後洞庭湖阻風云十日陰氣盛登岳陽樓云時當冬之孟可考也

跋韓詩赴江陵途中寄贈三學士首

右詩蓋作於由衡至潭途中詩云江水清且急則在湘江也云涼風日修修則八九月也云胡爲首歸路旅泊尙夷猶益見觀岳之後泊潭之前中閒必以故稽留一二十日此詩之作卽在其時憲宗之立伾文之貶在八月京使至湘中當在九月此時公已聞詔則詩作於九月無疑宜編在潭州泊船詩前方扶南編岳陽樓別竇

司直後誤矣蓋阻風鹿角地在潭州下流二百餘里時已是十月與涼風句不合若過岳陽則是大江更不得云湘水也

跋韓詩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首

余玩此詩大意謂人生百年內當留心於大者遠者孔顏事業終身爲之不盡區區園池中景物自然不及關懷正猶晉人且一映堯舜春秋且不誅其人兒肯以蟲魚花鳥累其筆墨乎皇甫之園池詩何異擒摭糞壤用心既誤臧否更不必論也公蓋勉之及時進業無復流連光景費無益之心思耳劉貢父葉石林謂譏持正不

能詩勸使不作並是肌談持正詩今存三篇題語溪石石佛谷出世何嘗非詩人吐屬特全集失傳耳

跋韓詩崔十六少府攝伊陽以詩及書見投因酬三十韻首

此崔十六非崔立之也自東雅堂本某氏注贈崔評事詩云立之初攝伊陽尉始誤認此與立之爲一人方扶南不悟其非又據此詩謂立之攝伊陽在爲評事後而於西城員外丞首詳立之仕履直云評事謫官攝伊陽尉迷謬已甚公寄立之詩藍田十月首西城員外首並稱崔二十六此稱崔十六行先不同其爲兩人已明又

詩云三年國子師此自是元和三年之作考公年十九到京師當貞元二年其四年立之登第八年公登第公贈崔評事云憶昔塵埃兩相逢爭塲齟齬持矛盾子時專塲誇觜距予始張軍嚴韁靮則知公與立之在貞元初年交好久矣而此詩前半所敘乃是公於元和元年以分司居東都因崔十六賃屋連牆相識始慣初尚妄排借貸久之乃覺眞窮明是新交情事若公於立之相知至此已二十年與詩皆不合矣某氏一誤扶南再誤不可不正

跋韓詩寄盧仝首

詩云立召賊曹呼伍伯一作五百余考伍伯有數義漢
書鼂錯言事曰古之制邊縣四里一連連有假伍伯服
虔注伍伯帥名也是謂連帥爲伍伯周禮司服注今時
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制疏伍行也伯長也謂宿衛者
之行長是衛士名伍伯又宰夫八職注如今侍曹伍伯
傳吏朝也疏漢時五人爲伍伯長也是五人之長傳在
朝羣吏諸官事務於朝也是傳事者爲伍伯神仙傳王
敦誅郭璞璞謂伍伯曰吾命應在汝手中伍伯銜涕行
法是劊子手爲伍伯演繁露紀後漢書虞詡傳注續漢
志伍伯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

石以下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六官遊車鈴下侍閤門闌部署街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韝即今行鞭杖者爾衡傳黃祖怒衡不遜令伍伯將出杖之注五百猶今之問事唐書蘇世長爲刺史因民不率教責躬自告自撻於都街伍伯疾其詭鞭之見血太平廣記載戎幕閒談中璀欲知未來或曰公部中伍伯判冥者也召問之荅曰某非幽冥主者冥中伍伯能於杖數量人生死酉陽雜俎語資類謂魏收欲顯名巖石偶無筆以伍伯杖畫之據此數事是官中行鞭杖者爲伍佰要如續漢志所言伍伯程品則今皁役快役壯役

皆是也今呵導笞斬用皁拘人緝盜用快守衛傳尋用
壯公所指伍伯是快捕皁隸當屬賊曹故曰召賊曹呼
伍伯其字亦作五百本後漢曹節傳及禰衡傳晉輿服
志曰車前五百者卿行旅從五百人爲一旅漢氏一統
故去其人留其名則視崔豹韋昭孔氏義似勝公語必
由古知作五百之本是也

跋韓詩送無本師歸范陽首

劉公嘉話記島以鍊推敲字誤衝京尹事淇樊諸子已
辨其島有而摭言載島因索句唐突劉棲楚被繫迹頗
相似新唐書遽信采以入傳以余考之亦謬談也島集

有寄棲楚詩云友生去更遠來書絕如焚通篇詞意並見鳥與棲楚爲同輩舊交何得有繫鳥事新書殆失之不考又以鳥集與此送無本師參證鳥於韓公門亦可略見始末益見嘉話之非鳥擕新文見張籍韓愈途中成詩云袖有新詩文欲見張韓老青竹未生翼一步萬里道仰望青冥天雲雪壓我腦失卻終南山惆悵滿懷抱此知鳥由幽都擕所業來謁公先至長安見張籍而後赴洛故題與詩皆敘張先韓而詩尙作於見張之先也雪失終有知見張在元和五年冬至六年春走洛見公遂從公遊故公送無本詩云始見洛陽春桃枝綴紅

慘則新史謂禁僧不出爲詩自傷之云亦不足信是年秋公遷職方島或隨公入京及十一月告歸范陽公作此詩送之是後至長慶四年公告病居城南莊島復來見公有黃子陂上韓吏部詩云石樓云一别二十二三春相逐升堂者幾爲埋骨人蓋從元和七年計至長慶四年爲十三年也公莊在黃子陂岸曲張籍祭公詩所稱地曠氣色靑者籍詩敘池上侍公事云偶有賈秀才來茲亦同并即是指島公泛南溪島亦陪侍有和韓吏部泛南溪詩不久公卒則島必見公屬纊此島於韓門始末可考者至島於東野似平生未一覿面其投東野

詩云生平面未交永夕夢輒同前歲曾入洛差池阻從龍萍家後從趙雲思長縈嵩島入洛在元和六年東野卒在八年此詩必作在七年八年之閒是孟賈終未一見也

跋韓詩人日城南登高首

或問此詩中佳節古所用古用人日登高注家未詳於何徵之曰晉桓溫參軍張望有正月七日登高詩李充有人日登安仁峰銘壽陽記宋王正月七日登望仙樓會羣臣父老集城下皆令飲一爵北齊楊休之有人日登高侍宴詩喬偘亦有人日登高詩景龍文館記中宗

景龍三年正月七日上御清暉閣登高遇雪令學士賦詩李文李嶠劉憲趙彥昭宗楚客蘇頲六人皆有作是知人日登高自晉至唐皆爲故事故公詩云然

跋韓詩示兒首

東坡論此詩所示皆利祿事淺視詩旨也讀開門一段是所指爲利祿者深玩之詩言身爲卿相持國鈞軸而與同官往來止以酒食相徵逐博褻相娛樂所爲何如乎則玉其帶金其魚峩其冠者皆行尸走肉耳其所講之唐虞亦止口中仁義卽公所云凋行俊異來去皮毛者也酒食聯下接云凡此座中八十九持鈞樞鄭重作

一指點語似熱眼齒實冷極重言其官職正輕哂其所爲所謂贊揚甚於怒罵也不然上言無非卿大夫足矣又著此二語津津不置不重複無謂耶觀又問四句言過從講道者唯有張樊則自兩人而外皆無一可與言者愈見上文所云並非豔於利祿誇誘符耶也坡公特未細思耳

跋韓詩符讀書城南首

黄魯直嘗以此詩勸獎之功與孔子同歸正論也陸唐老短之謂退之切切然餌其幼子以富貴利達之美若有戾於向之所得者非也讀書通古今行身戒不義學

行並進文質相宣達則富貴若固有窮亦名譽不去身

為聖為賢止是如此論古今通理有潭潭府中趨之俗

子必無鞭背生蟲蛆之哲人子孫苟賢藏身有術即不

為卿相亦免人僕人奴必欲餓不任聲寒而見肘是其

時命所極決非父母之心若伏獵侍郎弄麞宰相固韓

公所不屑計較於符豈有慮焉如唐老者吾知其必教

子孫作木石矣竹垞先生評文章經訓數聯云論讀書

必歸到經術行義上此昌黎學有根本處最得其旨

跋韓詩大行皇太后挽歌詞第二首

太后者莊憲皇后也后與順宗同葬豐陵順宗元和元

年葬先於后十一年故詩云因山託故封鳳飛終不返句卽承故封接下劍化會相從句言今日祔葬之得禮王介甫不瞭詩意譏劍化句爲黷失旨已甚

跋韓詩閑遊二首

二首殆前後兩遊之作編者類之柳花句是春暮景次首竹長遮鄰韶箭放梢則是夏初景且同時作兩律亦決無止向蒔竹寫狀之理可見春晚初釣此池作一詩經旬再遊作後一詩也長慶集十一卷有陪韓侍郎遊鄭家池吟詩小飲五言一篇公必有作今不傳此閑遊二首及獨釣四首皆是孤遊其地未知卽鄭家池否

跋韓詩譴瘧鬼首

此詩公實因病瘧而作其時當在永貞元年八九月公由郴至衡潭中間觀納涼聯句公自敘云與子昔睽離嗟余苦屯剝炎湖渡氛氳熱石行犖确痟飢夏尤甚瘧渴秋更數皆明是實事曰度炎湖行熱石則暑中行況也公貶陽山在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度湖經嶺皆極寒之時而二十年在陽山又無緣至湖嶺惟二十一年由陽山俟命於郴則越嶺有熱石之行又由郴下潭州則自衡以下皆湖地其時又正當夏秋與度炎湖行熱石合而夏痟秋瘧卽敘在度炎湖行熱石之下又與此乘

秋作寒熱合知公偶爾病瘧必在出郴口泊潭州中間故病中作此消遣其曰江水清曰九歌曰清波白石芙蓉旂並就眼前景附合楚騷以爲娛戲非憑空擬撰也韓醇謂此詩爲皇甫鎛程异諸人作誠無所取方氏又以移之李逢吉究是凡度要之名門子孫不修操行以忝厥祖父者比比而是公自嬉罵瘧鬼而使不肖子讀之自知汗背此卽有關世道也何必定指斥某人耶至方氏以天殃鬼行瘧句爲此詩緣起因編此系郾城聯句後則小兒之見矣

跋韓詩和席八首

方扶南謂此詩未定何年作然以落句觀之蓋元和十五年春在袁州遙和之詩曰江海則在南方而陽山時不得云老曰未還身則自在量移之後而在潮州未嘗遇春且曰吹竽久混眞蓋指十一年爲中書舍人時則其爲袁州時無疑矣席八是時想亦以中書舍人知制誥舊與之周旋因其詩來而和之余按詩中云綸綍謀猷盛傍砌看紅藥席八之爲中書舍人知制誥無疑云倚玉難藏拙吹竽久混眞明是與席八同知制誥語末韻蓋言此身老而無用理合退休與席久混惟有自慙江海未還身猶云未還江海之身對朝廷言江海江湖

山林一也不必定在大江大海此詩應編次人日登高後扶南誤解末句遂多生穿鑿編年既誤明白之詩反晦矣

跋韓詩詠鐙花首

詩云黃裏排金粟注家未得其解考文選注石中黃子黃石脂也宮額用之是黃子乃石名以之飾額故義山詩云低眉遮黃子而梁簡文詩約黃能效月更省稱黃是公以釵對黃比物連類的是正對而此二句之擬狀絕肖者鐙之火光內黃外赤花在其中恰是黃裏排金粟釵以比鐙芯花在其首確是釵頭綴玉蟲於此見公

體物之精

跋韓詩賀張十八祕書得裴司空馬首

方扶南箋編此詩於同水部張員外曲江春遊首後云籍此時已爲水部員外前題稱之此稱祕書或仍其舊或傳寫誤余謂香山集卷十九有和張十八祕書謝裴相公寄馬詩亦稱籍爲祕書其後有喜張十八博士除水部員外郎詩編次在遇芍藥初開首後食勅賜櫻桃首前參互考之知籍除員外必在長慶二年三月此詩作在除官前故韓白並稱之祕書李漢元編此詩在遊曲江前不誤方氏移易舊次自取葛藤不知何由知得

馬時定爲水部員外也

跋韓詩病中贈張十八首

右詩方扶南箋謂爲長慶四年爲吏部侍郎以病在告作余考之誤也此詩決非作於長慶四年是年秋籍轉國子司業公疾自中秋後日浸以加至十二月而卒中閒籍每來省迫於公事不能久留祭公詩云來候不得宿出門每徊徨是也公旣病至危重必不能於風雪中與人縱談數日門人韓亦必不能如平時辯論則詩中籍也處閭里抱能未施邦及連日挾所有將歸乃除謂子言得無嘵等句並不合事情矣余細審之當是貞元

十四年孟冬公在汴州時作是年十月初籍至汴始見
公公館之城西十一月汴州舉進士公爲考官籍膺首
薦旋入京其見公後必至公所上下議論連朝累夕可
知籍未見公之前已爲東野翟特識猶云學詩爲眾體
久乃溢笈囊略無相知人黯如霧中行則其傲睨一世
於公必負才盛氣久乃心服者此詩處閭里聯與人合
隔雪風聯與時合半途喜開鑿子言得無嗤諸聯與此
日足可惜首所謂開懷聽其說往往副所望少知誠難
得純粹古已亡意正同其徐謂言嗤二語即籍祭公詩
觀我性樸直乃言及平生也從此識歸處聯亦即歲時

未云幾浩浩觀湖江意是知此詩皆實敘非談諧求勝於門人也若在公卒時籍學之純正已幾於公世號爲韓張久矣大言欺人何爲哉曉𣪺朝指董晉之衙非公朝將歸乃徐謂是連日宿公處至是歸城西館不得以歸家疑之

跋韓詩和李相公攝事南郊覽物興懷及和杜相公太清宮紀事陳誠二首

方扶南辨兩詩爲贋作附在編末大意謂和李首言爲仁朝自治用靜兵以銷惟彼顚頣者去公豈不遼吉甫不足當此和杜首言未耜興姬國輴欔建夏家在功誠

可尚於道詎爲華不宜貶禹稷之功反不及元元黃帝因斷非公作乃二相屬和不得已而假手代之余以理揆之二詩原無可議凡和人詩必就彼題目裝入己意大抵贊人者多或寓規於贊體例自是如此公和李作題是攝事南郊覽物興懷逢吉元詩必見倦於樞務思息山林之意所謂顧瞻想巖谷興欲倦塵囂也卽此一念視世之顚瞑富貴怙不知止者詎不遠甚公旣和其詩可得曰汝傾險小人實媿宰輔旣思引退理宜速去乎故卽就詩意慰勉之謂相臣總斡中外盡職誠勞然以仁待臣民則朝廷自治以靜鎭邦國則兵革自銷祇

勿憚吐握之勤舉賢自輔各任其職已總其成而陰陽燮理風雨調和矣又何倦塵囂之有且聖君賢相遇合甚難以相公爲上所倚任郊天首重尤且代行誠能如我所言則明良其濟功德昭宣於今日矣又何想巖谷之有逢吉嫉功妒能妨賢樹黨實不仁不靜不能吐握者公詩力砭其病而渾無痕迹言者無罪聞之足戒正溫柔敦厚之旨如方氏意則此詩若出公手必痛加斥詈始合然則濁水汙泥淸路塵應許閒官寄病身之言何自貶損乃爾耶至於和杜首在功誠可尙二語言禹稷之功可尙如此而姬室夏家於尊崇之道未極光華

不若我唐之追尊元元黃帝也道非道德之謂於道承
上姬國夏家言夏周兩朝之於道於字不屬禹稷題是
朝享太淸宮自宜就事論事何暇以禹稷老子比較高
下乎彖帝威容大以下八句正極言其華處方氏誤解
詞意遂疑非公作不知苟屬代筆不出張李之徒論道
而貶三代卽張李亦決不道明明詩語乃如此讀之可
嗟也

跋韓詩陸渾山火首

詩云女丁婦壬傳世婚注家皆不得所出余讀蕭吉五
行大義論五行相雜第二段引五行書云甲以女弟乙

嫁庚爲妻丙以女弟丁嫁壬爲妻戊以女弟己嫁甲爲妻庚以女弟辛嫁丙爲妻壬以女弟癸嫁戊爲妻甲丙戊庚壬爲男剛强故自有德不雜乙丁己辛癸爲女柔弱不自專從夫故有雜義論合條云丙陽丁陰壬陽癸陰丁爲壬妻故壬與丁合引季氏陰陽說曰火七畏壬六故以妹丁妻壬此公詩所本

跋夢餘筆談 道光辛丑三月

珍舞勺之年及事外大父靜圃公老人心慈童孫昵姐數數聞道育賢館青城墓壽事始知有夢餘筆談公歿後十年乃得讀其稾饑驅南北又十年去年春乃攜稾

至郡署將梓之勘定而先孺人逝矣至是乃始付剞氏嗟乎爲不得力兒何一事非至憾鬼神幽明之說信如公言百年易盡耳瞬顧間必卽舉吾母言笑於公几案之側特不知百年中所學所行之必能復見吾母否也梓此編懼而痛矣

跋內弟黎曾新慕耕草堂詩鈔　庚申十二月

近人涉筆無槎丫直露大難徧讀諸作喜婉約之旨於斯而有嗣響然斯道有利有弊吾弟學勝於才不得之靜悟卽得之苦吟故能刊落浮辭世厲沈摯祇靜悟則易增魔障苦吟則易傷氣格此一定之勢所難免者當

試審之此後更學養十年海內精於論詩者必以處之矣

跋易林庚申

今世有易林四卷相傳爲漢焦延壽贛撰顧亭林以延壽在昭宣之世其時左氏未立學官而易林引左氏語甚多又往往用漢書中事其曰劉季發怒命滅子嬰又曰大蛇當道使季畏懼則又非漢人所宜言疑是東漢以後人撰託之焦延壽者愚按贛事實見前漢京房及儒林傳並不言著易林顧氏以用事措語疑之此書不出贛信矣考隋書經籍志有焦贛易林十六卷費直易

林二卷許峻易新林一卷郭璞周易林五卷詹洪度易林三卷唐書藝文志又增多崔氏周易林十六卷管輅周易林四卷張滿周易林七卷是作易林者凡八家崔篆乃駰之祖建武中著易林六十四篇見駰傳許峻乃曼之祖著易林見方術傳篆桓帝時人峻當在明章閒二子皆不宜言劉季則此書亦非崔許所著觀其文奇爾光怪景純優爲之然樸質自然非漢魏人不能也是其管公明之書乎唐會昌中王俞序籤書云四千九十六題即是此本知其時籤書久亡世遂以此當之耳今之四卷蓋猶其舊也

巢經巢文集卷第五